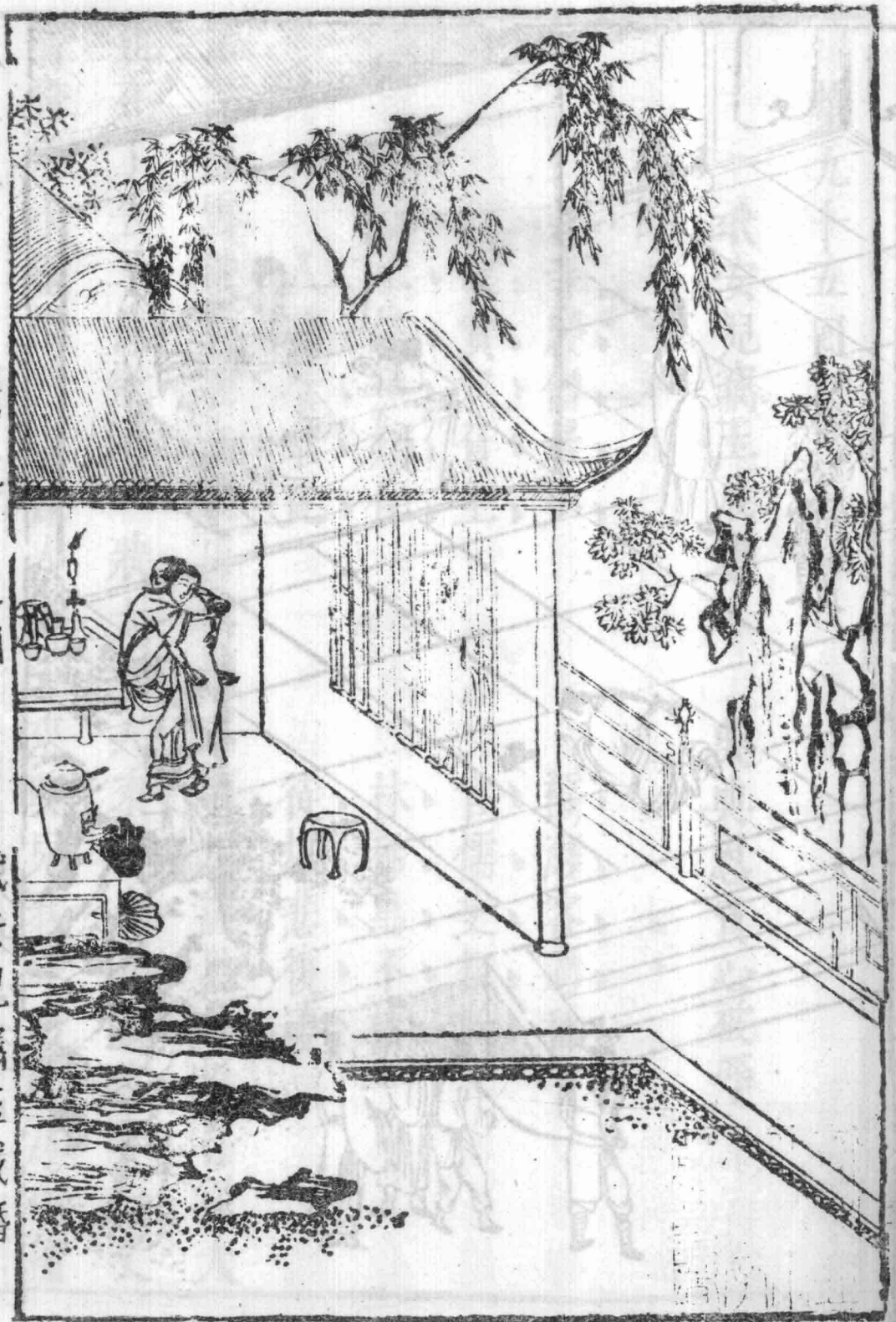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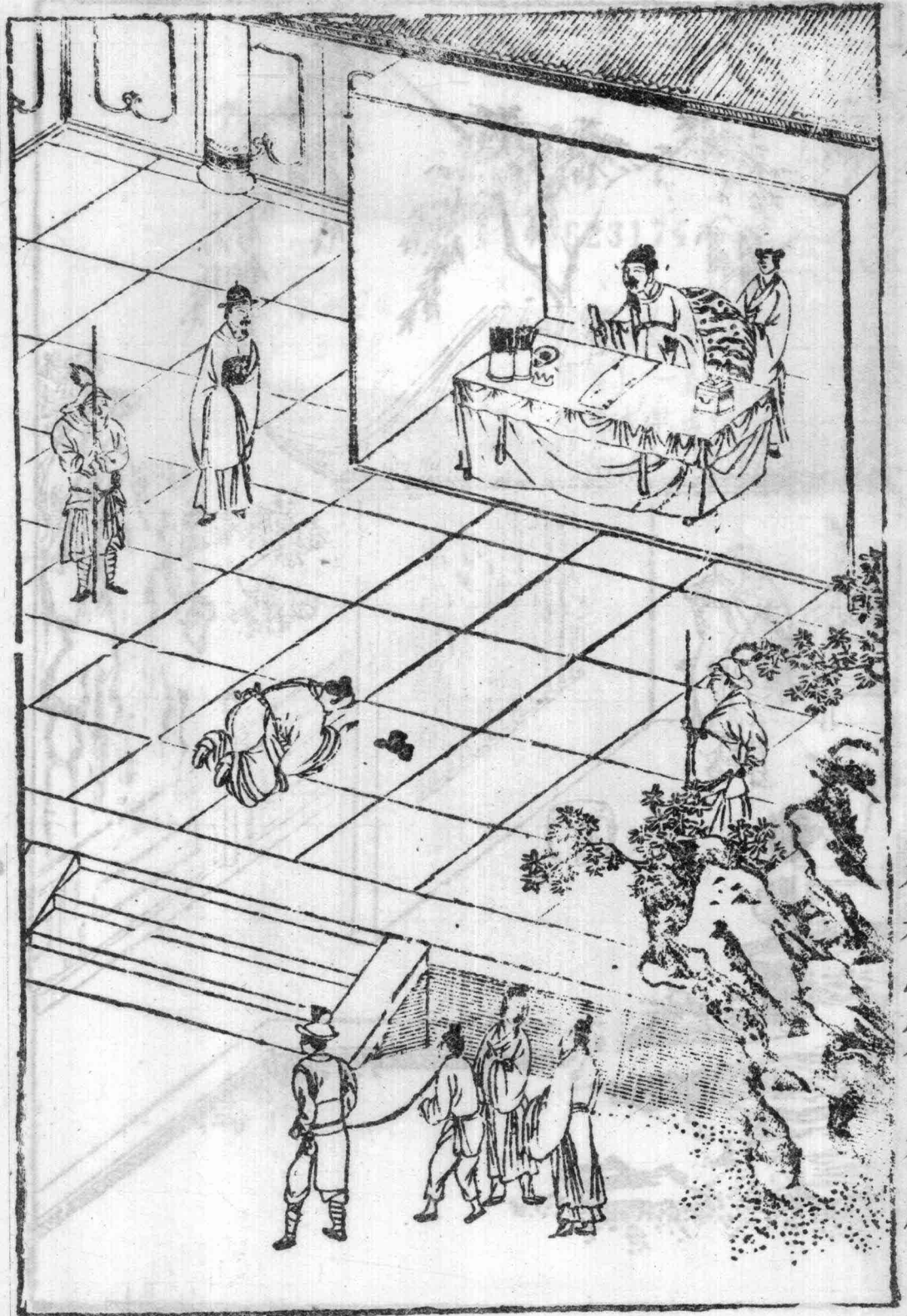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第卅五册

新加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一九二九年





第九十五回

玳安兒竊玉成婚

吳典恩負心被辱

詩曰

寺廢僧居少

橋灘客過稀

家貧奴負主

官懦吏相欺

水淺魚難任

林稀鳥不棲

人情皆若此

徒堪悲復淒

話說孫雪娥賣在洒家店為娼不題却說吳月娘自從大  
姐死了告了陳敬濟一狀大家人來昭也死了他妻一丈  
青帶着小鐵棍兒也嫁人去了來興兒看守門戶房中繡

讀來景一  
種淒涼之  
氣逼人



春與了王姑子做徒弟出家去了。那來興兒自從他媳婦  
惠秀死了，一向沒有妻室，妹子如意兒，要便引着孝哥兒  
在他屋裡頑耍吃東西。來興兒又打酒和妹子吃。兩箇嘲  
勾來去，就刮刺上了。非止一日，但來前邊歸入後邊，就臉  
紅。月娘察知其事，罵了一頓家醜，不可外揚，與了他一套  
衣裳，四根簪子，揀了箇好日子，就與來興兒完房，做了媳  
婦了。白日上竈看哥兒，後邊扶侍。到夜間，往前邊他屋裡  
睡去。一日八月十五日，月娘生日，有吳大妗，二妗子，并三  
箇姑子，都來與月娘做生日。在後邊堂屋裡吃酒，晚夕都  
在孟玉樓住的廂房內聽宣卷。到二更時分，中秋兒便在

玳安小玉  
不爲奇亦  
奇在月娘  
看見一聲  
不做寫游  
愛如回

後邊窺上看茶，繇着月娘叫都不應。月娘親自走到上房裡，只見玳安兒正按着小玉在炕上幹得好，看見月娘推開門進來，慌的湊手脚不迭。月娘便一聲兒也沒言語，只說得一聲賊臭肉，不在後邊看茶去，且在這裡做甚麼哩。那小玉道：我叫中秋兒窺上頓茶哩，低着頭往後邊去了。玳安便走出儀門往前邊來，過了兩日，大娘子、二娘子、三箇女僧都家去了。這月娘把來與兒房騰出，收拾了與玳安住，却教來興兒搬到來昭屋裡看守大門去了。替玳安做了兩床鋪蓋，一身裝新衣服，盛了一頂新網新帽，做了雙新靴襪，又替小玉編了一頂髮髻，與了他幾件金銀首

以小玉配  
玳安維滿  
然亦是處  
權正理

金瓶梅

飾四根金頭銀腳簪環墜戒指之類兩套段絹衣服擇日  
就配與玳安兒做了媳婦白日裡還進來在房中答應只  
晚夕臨闕儀門時便出去和玳安歇去這丫頭揀好東好  
西甚麼不拏出來和玳安吃這月娘當看見只推不看見  
常言道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羊酒不均駟馬奔鎮處  
家不正奴婢抱怨却說平安兒見月娘把小玉配與玳安  
衣服穿戴勝似別人他比玳安倒大兩歲今年二十二歲  
倒不與他妻室一日在假當舖看見傅夥計當了人家一  
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當了三十兩銀子那家只把銀  
子使了一箇月加了利錢就來贖計傅夥計同玳安尋取



來放在舖子大櫥裏不隄防這平安兒見財起心就連匣兒偷了走去南瓦子裡武長脚家有兩箇私窠子一箇叫薛存兒一箇叫伴兒在那裡歇了兩夜忘八見他使錢兒猛大匣子蹙着金頭面撇着銀挺子打酒買東西報與土番就把他截在屋裡打了兩箇耳刮子就拏了也是合當有事不想吳典恩新陞巡簡騎着馬頭裡打着一對板子正從街上過來看見問拴的甚麼人土番跪下稟說如此這般拐帶出來瓦子裡宿娼拿金銀頭面行使小的可疑拿了吳典恩分付與我帶來審問一面拏到巡簡廳兒內吳典恩坐下兩邊弓皂排列土番拴平安兒到根前認

的是吳典恩當初是他家夥計已定見了我就放的開口。  
 就說小的是西門慶家平安兒吳典恩道你既是他家人。  
 拏這金東西在這坊子裡做甚麼平安道小的大娘借與  
 親戚家頭面戴使小的取去來晚了城門閉了小的投在  
 坊子權借宿一夜。不料被土番拏了吳典恩罵道你這奴  
 才胡說你家這般頭面多金銀廣教你這奴才把頭面拿  
 出來老婆家歇宿行使想必是你偷盜出來的。趁早說來  
 免我動刑。平安道委的親戚家借去頭面家中大娘使我  
 討去來並不敢說謊吳典恩大怒罵道此奴才真賊不打  
 如何肯認喝令左右與我拿夾棍夾這奴才一面套上夾

吹毛求疵  
處非必欲  
恩將仇報  
只一味貪  
利情急故  
不覺耳

棍夾的小厮猶如殺猪叫叫道爺休夾小的等小的實說  
了罷吳典恩道你只實說我就不夾你平安兒道小的偷  
的假當舖當的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吳典恩  
問道你因甚麼偷出來平安道小的今年二十二歲大娘  
許了替小的娶媳婦兒不替小的娶家中使的玳安兒小  
厮纔二十歲倒把房裡了頭配與他完了房小的因此不  
憤纔偷出假當舖這頭面走了吳典恩道想必是這玳安  
兒小厮與吳氏有奸纔先把了頭與他配了你只實說沒  
你的事我便饒了你平安兒道小的不知道吳典恩道你  
不實說與我梭起來左右套上梭子慌的平安兒沒口子

說道。翁休梭小的。等小的說就是了。吳典恩道。可又來你。只說了。須沒你的事。一面放了梭子。那平安說。委的是大娘與玳安兒有奸。先要了小玉丫頭。俺大娘看見了。就沒言語。倒與了他許多衣服首飾東西。配與他完房。這吳典恩一面令吏典上來抄了他口詞。取了供狀。把平安監在巡簡司。等着出牌。提吳氏玳安小玉來審問這件事。那日却說解當舖櫃裡不見了頭面。把傳夥計說慌了。問玳安。玳安說我在生藥舖子裡吃飯。我不知道。傳夥計道。我把頭面匣子放在櫃裡。如何不見了。一地裡尋平安兒。尋不着急的。傳夥計插香賭誓。那家子討頭面。傳夥計只推

還沒尋出來哩。那人走了幾遍，見沒有頭面，只顧在門前嚷鬧說：我當了一箇月本利不少，你的你如何不與我頭面鈎子值七八十兩銀子，付夥計見平安兒一夜沒來家，就知是他偷出去了。四下使人我尋不着，那討頭面主兒又在門首嚷亂。對月娘說：賠他五十兩銀子，那人還不肯。說我頭面值六十兩，鈎子連寶石珠子鑲嵌共值十兩，該賠七十兩銀子。傅夥計又添了他十兩，還不肯。定要與傅夥計合口。正鬧時，有人來報說：你家平安兒偷了頭面，在南瓦子養老，被吳巡簡拏在監裡，還不教人快認，賍去這吳月娘聽見吳典恩做巡簡，是咱家舊夥計，一面請吳

請至此人  
真不笑之  
罵之彼且  
以為此等  
做作皆其  
如法不以  
為妙法決  
做不出

大舅來商議連忙寫了領狀第二日教傅夥計領脏去有  
了原物在省得兩家賴傅夥計拿狀子到巡簡司實承望  
吳典恩看舊時分上領得頭面出來不想反被吳典恩老  
狗奴才儘力罵了一頓叫皂隸拉倒要打褪去衣裳把屁  
股脫了半日饒放起來說道你家小厮在這裡供出吳氏  
與玳安許多奸情來我這裡申過府縣還要行牌提取吳  
氏來對証你這老狗骨頭還敢來領脏倒吃他干奴才萬  
老狗罵將出來說的真家中走不迭來家不敢隱諱如此  
這般對月娘說了月娘不聽便罷聽了正是分開八塊頂  
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慌的手脚麻木又見那討頭面人

在門前大嚷大鬧，說道：「你家不見了我頭面，又不與我原物，又不賠我銀子，只反哄着我兩頭來回走。今日哄我去領贓，明日等領頭面，端的領的在那裡？這等不合理。」那傳夥計陪下情，將好言央及安撫他，畧從容兩日，就有頭面出來了。若無原物，加倍賠你。那人說：「等我回聲當家的去。」說畢去了。這吳月娘憂上加憂，眉頭不展，使小廝請吳大舅來商議，教他尋人情對吳典恩說，掩下這樁事罷。吳大舅說：「只怕他不受人情，要些賄賂打點他。」月娘道：「他當初這官，還是咱家照顧他的，還借咱家一百兩銀子文書，俺爹也沒收他的。今日反恩將讐報起來。」吳大舅說：「姐姐說

不的那話了。從來忘恩背義纔一箇兒也。怎的吳月娘道  
累及哥哥上緊尋箇路兒，寧可送他幾十兩銀子罷，領出  
頭面來還了人家，省得合口費舌，打發吳大舅吃了飯去  
了。月娘送哥哥到大門首，也是合當事情湊巧，只見薛嫂  
兒提着花箱兒，領着一箇小了，鬟過來。月娘叫住，便問老  
薛你往那裡去，怎的一向不來走走。薛嫂道：你老人家到  
且說的好，這兩日好不忙哩，偏有許多頭緒兒。咱家小奶  
奶那裡使牢子大官兒，叫了好幾遍，還不得空兒去哩。月  
娘道：你看媽媽子撒風，他又做起俺小奶奶來了。薛嫂道  
如今不做小奶奶，倒做了大奶奶了。月娘道：他怎的做大



奶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他好小造化兒自從生了哥兒大奶奶死了守備老爺就把他扶了正房做了封贈娘子正經二奶奶孫氏不如他手下買了兩箇姝子四箇丫頭扶侍又是兩箇房裡得寵學唱的姐兒都是老爺收用過的要打時就打老爺敢做主兒自恁還恐怕氣了他那日不知因甚麼把雪娥娘子打了一頓把頭髮都擣了半夜叫我去領出來賣了八兩銀子今日我還睡哩又使牢子叫了我兩遍教我快往宅裡去問我要兩副大翠垂雲子鈿兒又要一副九鳳鈿兒先與了我五兩銀子銀子不知使的那裡去了還沒送與他生活去哩這一見了